



散文苑

# 坐看云起时

■ 周桂芳

初冬的山乡,变得瘦而空,静而清。

走在林间小道上,两边的黄叶如雨点萧萧落下,如蝴蝶翩翩起舞,有的悄然落入溪水中,随浪花打几转,后随水流走,如时光静美,悄然流逝。

落叶的山林,黑的是树干,蓝的是天空,白的是云朵,这是天地间的留白。冬天的天地,有了更多的留白,就多了些空灵和静气。山风吹来,微微地凉,带着天地间集聚的清气与草木的香气,呼吸吐纳之间,干爽清冽,暗香缭绕。

我围着小山村走了一圈,看着斑驳的老砖马头墙,看到石头旧门楼,带着光阴的厚重和古朴。在一间老火砖屋里,发现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,就着一盘咸鱼,独自悠闲地喝着小酒。

“老人家,一个人吃饭还要喝一杯啊。”我笑着打了个招呼。“嗯,我每天都要喝一杯,一个人惯了,有菜没菜,有人没人无所谓。”老人开心地笑着回答。接着又抿了一口酒。老人的自在悠闲,真的像一位生活哲学家。

我走出村外,一路在山道上采了一把黄色的野菊花。看到这些白的、黄的、蓝的恣意疯长,随意开花的野菊花,真的是有点小确幸。沿着山间小道,慢慢地走,曲径通幽,一直走到丛林深处,发现高高的树枝上吊着几个野生的猕猴桃。

走得有点累了,就索性盘腿坐在山坡的一块石头上。抬头望向远方的天空,天地一色,一片蔚蓝。山头几只小羊,像几朵飘着的白云正在悠闲地吃草。有暖暖的阳光,像金粉似的洒下来,晒得人软软的。我闭上眼睛,听风一阵阵“呼呼”地吹过,听落叶一片片“簌簌”地落下,有的依依不舍地在空中画着弧线慢慢地落下来。嚓嚓地,咔嚓啦啦,生怕弄疼了大地母亲。每一种树的叶子不同,投入大地母亲怀抱的姿势也不同,有的“沙沙”作响,有的“哗啦啦”一片,大大咧

咧。当我们静下心来,原来可以听见大自然落叶静美的妙音。

有一缕阳光照在我的头上,像一道霞光,给我戴上了花环。我缓缓睁开眼睛。秋高气爽,空气变得纯净,天空也变得纯净,大自然的留白,去掉了燥热,去掉了污浊,去掉了繁茂,去掉了繁花,留下简单、干净、纯粹。这样的纯粹,需要走过千山万水,需要经过春夏秋冬的历练,才能顿悟。

这样的安静,这样的季节,非常适合读书。适合读庄子,庄子是安静的,庄子是淡泊的,庄子更是纯粹的。此时,我随身背的布包正装着一本《庄子说什么》。你说巧不巧,我刚一拿出书来,清风就帮我翻开了书。

庄子是顿悟了的天才,博学多才,文章如浩瀚的大海,名声虽大,却是一个一身傲骨的穷困潦倒小吏。“当官不自由,自由不当官”,热爱自由的庄子干脆官不当了,纯粹地教学生。庄子是一位会讲故事并善于讲故事的大师。读一只宁愿躺在泥里打滚的乌龟的故事,真切地体现了庄子的一身傲骨。“相濡以沫,不如相忘于江湖”成了至理至真的名言。庄子讲了一个庖丁解牛的故事,技近乎道,技术要由衷地热爱和快乐,进入到心流的状态就是进入了道的境界。我们喝茶有茶道,抚琴有琴道,养花有花道,下棋有棋道,只有真爱热爱快乐,才能领略到道来。小技艺最后能进入大境界的道。庄子还讲周庄梦蝶的故事,本是沉重的生死论,读来却是生动有趣的。读《列御寇》,对待生死,庄子就像讲笑话一样有趣。庄子真是达观,看透了生死,看透了生活,仍然乐观,达观,依然

勇敢地前行。庄子是一个热爱生活,热爱自然,热爱生命,十分可爱有趣智慧达观的人。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,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,庄子真的是万里挑一的有趣的灵魂。

坐在山间,想起庄子讲的“朝彻”,庄子期望用发呆、坐忘的方式,把自己的心情格式化,让人“复归于婴儿”,通过大自然的疗愈,自然而然地淡化,大自然美景的治愈,遗忘一些糟粕的事物,痛苦的经历,接纳,更替一些新生的事物,这就是“朝彻”。这就是人的吐故纳新,也是大自然的吐故纳新。

现代人的脚步太快,需要等一等疲惫的灵魂。千年前的庄子,就是慢生活的鼻祖。千年前,所有读书人都追求学而优则仕,他则倡导“慢”和“静”,自由自在地生活。慢下来,周身一切,自然就安静了下来。庄子独对秋水说:“圣人之心,静,天地之鉴也,万物之镜。”水在安静的时候,像天一样干净纯粹,水静,像一面镜子一样,照见万物,也把万物融入胸怀。

我坐在山间,听一听秋天的声场。落叶悄然落在我的裙子上,野菊花也洒了一裙,我却浑然不知。静静地坐着,读庄子的书,仿佛进入了庄子所倡导的物我两忘的境界。忘了自己的身心疲惫病痛,忘记了生活的酸甜苦辣,忘记了职场的勾心斗角,忘记了世界的纷繁复杂。全身心去感受大自然的纯美与空灵,来聆听大自然美妙的声音,来闻见空气中弥漫着桂花的清香。自然人我眼帘,万物入我胸怀,花香入我肺腑,妙音入我耳边,我用心地感知,尽情地享受,这大自然无私奉献的美丽馈赠。用眼,用鼻、用耳、用心,全身心地感知大自然冬天的韵味。

行至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。我像一棵久旱逢甘露,心花怒放,开满花的桂树,暗香浮动,悄然把一树芬芳飘洒四方。



# 再见麻雀

■ 尚庆海

儿时的乡村,麻雀随处可见,叽叽喳喳的鸣叫不绝于耳。麻雀不惧人,在院子里撒一把秕子喂鸡,麻雀呼啦一下从房顶、树梢、院墙上蜂拥而至,蹦蹦跳跳和鸡抢食。母亲见了总会吓唬一下,想把麻雀撵跑。谁知道鸡比麻雀跑得快,母亲一转身,鸡群还在踉跄不定,要不要回去啄食秕子,麻雀们已经先一步返回,开始啄食起来。三番两次之后,母亲骂一句不争气的鸡:饿死不亏。

那时的麻雀是真的多,矮矮的墙头上,立着一溜灰不溜秋的麻雀,高高的树枝上,三三两两的麻雀叽叽喳喳,不知道在聊啥,高压线上更甚,仰头看,像一个个音符卧在上面。小伙伴手握弹弓,瞄准,一颗小石子发射出去,惊飞一大片。

秋天的时候,稻田里会立上一个稻草人,来吓唬麻雀,避免它们糟蹋粮食,我每次从稻田边经过,都看到不少麻雀在稻田里啄食,根本没啥作用。有几只麻雀还立在稻草人的草帽上跳跃,真是太欺负稻草人了,我抓起一个土坷垃扔过去,替稻草人出气。

祖父骂鸟偷吃粮食的麻雀叫老家贼,我们小孩子受祖父的影响,称麻雀为坏蛋,下午放学或星期天的时候,几个小伙伴在两家房子的夹道里,双手双脚

撑住两边的山墙,攀爬到上面的墙洞里掏麻雀窝,有时候是掏几个麻雀蛋,有时候能掏到一窝浑身光溜溜的鲜肉球,闭着眼睛,大头大肚子,哆哆嗦嗦地,发出轻微的叫声。一般这种情况,会把它们重新放回洞里,笑着说:让坏蛋给咱养着,养大了给咱下蛋。麻雀蛋我们拿回去放在煤火上烧着吃,去壳后,蘸几粒盐,吃起来特别美味。

暑假的时候,我们也会在院子里支个大箩筐,在下面撒一把秕子,用一根长长的绳子系在支着箩筐的小棍子上来捕麻雀,箩筐扣下的效果不错,但在去箩筐底下捉麻雀的时候,总会有麻雀趁掀箩筐的时候从缝隙中逃跑。捉到的麻雀用母亲纳鞋底的麻绳拴住其一只腿,另一头拴在窗棂上,给它放了水和秕子,它却不吃不喝,两三天后,怕它饿死,赶紧放了。

我看到过一次麻雀妈妈给小麻雀喂食的场景。麻雀妈妈从远处飞来,窝里的几只小麻雀把头探出来,张着小嘴巴叽叽喳喳叫嚷着,麻雀妈妈落在窝边,把自己的嘴巴探进小麻雀的嘴里,停一会,麻雀妈妈又飞走觅食去了。那一刻,我有点发愣,这多像邻居大婶把食物嚼碎,嘴对着嘴喂给她襁褓中儿子的模样。

# 你看上去像春天（组诗）

■ 周敏

## 后花园

矮坡上的苦辣,折着风传递的蓝色信件  
古樟在拐弯处,闪烁着青铜的光  
溪流,喊出了沉默的野紫薇花  
她明亮的影迹,投在我狂喜的诗行

一只白鹭惊飞,从溪流的边缘投入荆棘丛  
路旁的黄荆,捧着淡紫色的花穗  
古树与茂密的蒺藜藤缠络  
一直低垂至溪流中间,水草青绿婀娜  
几乎充满了整条溪流,清澈的溪水  
泛流水草之上,有一种古老的纯粹

这是澄籍村的一座后花园  
另一个世界的荒野,当我们误入这条  
迷人的乡间小路,照见了自己隐秘的内心  
直到深入一条羊肠小径  
一堵废墟,猝然拦住了我们

## 雨中访宝积寺

去往旷野的枯草小径,向左蜿蜒  
灯芯绒绿起伏的山峦,被岚霭笼罩  
新年的早晨,村舍在迷雾中升起

一只小雀,执迷于陡壁上的清冽  
从缀满梅骨朵的花枝旁,飞离  
我在侧鬓上,插了一枝梅花做簪子

走在雨中——  
迎面而来的人,表情木然擦肩而过  
只有一个穿青衫,手上挽着念珠的男人  
回过头来望了望我

## 野径与暮色

那时,一树阴翳的杜荆  
在野径边开着紫花,形状难以描述的云  
嵌在天空深蓝的腹地,像一封没有署名的信  
总会在这样的时刻,耳边响起一个声音:  
“不要心急,我们有足够的时间”

漫长的夏季,让我们有足够的  
时间  
痛恨与和解,爱与被爱  
懊悔时我流下了眼泪,当暮色壮丽  
晚霞打翻调色盘,天空深邃没有尽头  
泪眼模糊中的日色,朦胧而悲切

因为理解与深深地懂得,  
扎入心里的  
一根刺,忽而变得柔软

## 新的一天

枯枝上的鸟巢  
在寒冷的晨风中轻轻摇晃  
轻盈的鸟儿们,飞入灌木丛中觅食  
那时,我仿佛一个悬停在空中的晨跑者  
也有风的翅膀,鸟的翎羽  
如镜的江水上,有一条隐秘的小径  
直抵孤舟静卧的,水草缠绕的岸边  
横江而跨的桥面上,车辆缓缓开过  
像要开到云霞泼洒的天际去

我的亲爱,江上的一片孤舟在问候早安  
那棵高举鸟巢的枯树,也在问候早安  
我以清晨的寂静,身体的纯净  
打开新的一天

# 喊操记

■ 范录军

上完两节课,嗓子有些干哑,赶紧先回到办公室喝上几口水,这时雄壮的运动员进行曲响起,教室里的学生三三两两朝操场跑去。值周老师一边吹出尖锐的哨声,一边扯着嗓子喊催促学生做课间操去。洪亮的第八套广播体操曲子和口令响起,松松散散的队伍中,学生一个个懒懒散散地伸手摆腿,合着节拍比划起来。听着耳边嘹亮的口号,看着他们懒洋洋的神态,我不禁想起自己读小学时做操的情形来。

20世纪的80年代初,我在乡下一所中心完小读书,相比遍地开花的村级小学,这里是全乡条件最好的小学了。然而当时全乡还没有外来电网,全乡只有一个叫龙潭的山沟里有个小型水力发电站,它发的电只能一早一晚供应乡里广播站,当时街镇里大喇叭很多,早晚会播出全国新闻和报纸摘要,还有故事连载和红歌、戏曲,作为那时难得的精神食粮。学校也有一只大喇叭,但课间时除特殊节日是供不上电的,那时又时兴做广播体操,所以每次课间操就要有人到司令台喊口令,开始是体育老师示范,喊了一阵子就把权力下放给学校学生会成员了。

读三年级起,我也成了学生会成员,也加入轮流喊操行列。当时高年级的学生会成员有两个是女生,较为羞涩,声音微弱,下面学生只看见台上动起来了,慌忙跟着比划,动作便乱了。还有几个男生,声音倒不小,但做操动作滑稽,要么动作不到位,要么动作夸张,引来台下阵阵哄笑。有的老喊错口令,如一到八的拍子,常常从他们口中喊出九和十来,或者做四个八拍的喊出八九个八拍来还不见停的。

我第一次上台喊操的情形,至今仍记忆犹新。尽管之前,我在本班上体育课时喊过口令,但当站在司令台上时,还是被黑压压的一片吓得面红耳赤,心口怦怦乱跳。其实今天看来,那时学生并不多,每年级2个班,全校10个教学班,也就四五百人吧,可在孩子的眼光看来,那是超级多的一大群人了。说完“第六套广播体操现在开始”时,全身就开始冒汗,等到用颤抖的声音把喊操完,我已浑身湿漉漉的了。还好,总算没什么差错,之后胆子也就大起来了,底气也足了,声音也就响亮了。有几次本该是别班学生喊操,学校少先队辅导员也叫我去。我也挺乐意,嗓门越喊越大,况且站在司令台上,虚荣心促使我有了一种统领千军万马的感觉,似乎可以“仰手接飞猱,俯身散马蹄”,常常就飘然起来。还好,那时的学生自觉性很好,我在台上一板一眼地做,下边也就一手一脚跟着,那股做操的认真劲,恐怕现在的学生难以相信。

然而有一次我却挨了一顿骂。那天早晨,我和邻居小孩上学去,路上他提议比比看谁踢腿踢得高。于是我们一路走,一路抬脚往前踢,进校门时,我猛一抬脚,只听得“叭”的一声,裤裆裂开了,这下咋办呢?回家去?马上就要上课了,幸好,借上厕所的机会,我发现裂缝并不长,走路步子小些,速度慢一些,别人还是很难发觉的,就这样忐忑不安地熬了两节课。课间铃声响后,我本想躲进厕所,又受不了一个同班同学的刺激:学生会干部也来躲操?我于是躲躲闪闪地站在了队伍中。这时,邻班体育老师过来,说他班上的体育委员病了,要我替他喊一下操,我可哪敢上台呢?支支吾吾又不好说实话,只好说我也不舒服。他没料到一开口就被拒绝,哪里肯信我的话,坚持要我去。两人就这样僵持着,全校学生都盯着我们看,那老师就生气了。不一会,那位我平日里很敬重的少先队辅导员也过来了,但我还是不敢上台献丑,只牢牢并着双脚似乎钉在了地上。终于他也生气了,那一顿骂呀,真让我刻骨铭心。

第二天,轮到喊喊操,我自觉上去了,两位老师也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。后再来一直到参加工作,我也没有向那位体育老师和辅导员解释当时的原因,前几年两人相继作古了,我就没有向他们解释的机会。也许在他们眼里,只是我撒了一次小脾气罢了。现在,我也做了老师,我在想:很多事情,在我们觉得可以理直气壮地批评学生的时候,我们有没有想过他们也许有什么难言之隐呢?低下头来倾听,或许会有我们意想不到的原因,或者像我那两位老师一样,事后给予宽容,是不是很自然地维护了一个孩子小小的自尊?

## 惊蛰

我寻找那条林荫路的入口  
穿过羊肠小径,投身明亮寂静的旷野中  
坐在田埂上,独自与万物说话  
我读得懂,田野葱茏的静默  
和花木新生的欢愉  
腐烂在地里的籽粒,长出纤弱的茎叶  
三月了,田野上开了第一枝山桃花  
寻找白棕口蘑的妇人和孩子  
从远处矮山上,松林的疏影中  
直起了腰

## 处方

面前一张空白的处方笺

我写下:相思子  
一群野孩子在春原在奔跑  
微醺的春风中,乱花在飞——

我写下:三月桃  
早开的桃花,如三粒耳骨  
是我们身体最轻最小的骨头

我写下:紫香堇  
长满悬钩子的山坡上,星星涌动  
一架废弃的轨枕,延伸至孤独深处

## 你看上去像春天

夜晚,街道空寂  
如黑暗中撕裂的一小片留白  
我站立一棵榕树底下  
仰头看见,织密的雨丝被路灯照射  
如冰雪纷飞。没有谁可以作证  
那时,我已心神迷醉

雪,不断坠落——  
我们在纷飞的大雪里,绕着贝加尔湖畔漫步  
冰蓝的湖水里,有我们丰饶宁静的心  
当我回头,你眉间温暖  
看上去像——春天



新诗眼

## 寻梅记

白雪一样纷繁堆砌的塔尖  
从斑斓山色的迷雾中闪现  
像是一道闪电,劈击在它们的身上  
耀眼的白,信念的白  
汲取精髓的无畏的白——

一枝斜出古驿道的白梅枝,就能治愈  
我孤独的心,我坐在梅香暗涌的石阶上  
在寒风中每一次战栗的呼吸  
都是对生命的祝福

我心中生出,一朵洁白的喜悦  
源自老梅树,遒劲孤独的枝丫  
以及枝丫上白梅幽绝之美态

## 木吉他

萋白的荒草间,一个流浪的行吟诗人  
在下午四点凋敝的花园中,凝神弹唱——  
冬日的阳光下,身影遮蔽着一小处阴凉  
我无法不被他吸引  
那魅惑的,优美的声线  
与编织幻象的琴弦,虚拂着下午的时光

在琴音的打磨下  
我有着一串苇草绒毛紫铜的光泽  
视野的边缘,一只灰雀在城市高楼上空  
飞掠的瞬间,是琴谱中闪现的一个音符  
一切眼底之物轻如虚有  
而一颗长满湿苔藓的心  
在耳听的幸福中浸润。直到安静的人群  
散去,我怀抱空灵的身体  
把自己当做一把木吉他,轻轻擦拭着